

散文·美景履痕

初冬草木

□张英超

时间过得真快，秋日的虫声仿佛犹在耳畔，落叶伴着寒意，初冬悄然而至。这个时节，这些草木的红与黄是醉人的颜色。

网红草

湿地公园里，看到大片的网红草。像红润的婴儿，有着吹弹可破的肌肤；像纯净的火焰，使万物感受大地的温暖；像瑶台的一片红云，落在了我的心上。网红草，给人无限的遐想。像一床松软的蚕丝被，好想被它覆盖；又像害羞的姑娘，轻染的春梦从秋到冬。它不是网红，没有刻意的妆饰，只是我的眼眸，被它迷离得不知西东。

银杏树

一片银杏林，棵棵银杏亭亭玉立。一个晴朗的下午，我来到那里。那里有杏黄的云锦笼罩，杏黄的落叶铺就地毯，天光徘徊，树影婆娑，清香似有若无，让人觉得梦幻空灵。那里有坐在石凳旁学习的男孩，也有抓起杏黄的扇叶互掷的母女，更有穿着洁白的婚纱

拍照的新娘，处处洋溢着童话的气息。夕阳斜照，银杏林更加妩媚飘逸，我就像云游到了世外桃源，沉醉而不忍离去。确实，我不想有武陵人暂游桃源里的遗憾，情愿做那里的一粒微尘，永远聆听那一片杏黄沙沙的絮语。

红叶石楠

窗外的一段绿化带由红叶石楠攒就，势如青春之火，丰腴而撩人。临窗读书，只要一抬头瞥见这一段绿化带，我就会眼前一亮，慵懒和困乏顿时消弭许多。我也间或下楼来到这段绿化带前凝视沉思。红叶石楠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常新常红——无论春夏秋冬，刚发出的新叶也是红色。由此我想，一个人，上点年龄并不可怕，只要能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和生活观念并勇于尝试，红叶石楠的这种常新常红的精神状态，还是可以在心底熊熊燃烧的。

栾树

远望马路上一行栾树上的荚果，已有原先的黄中泛紫变得枯黄，但仍像一抹暖流横亘在行人的心上。寒风袭来，枝

头的荚果摇旗呐喊地报警，有的不惜滚落下来送你一程。从秋到冬甚至到春，栾树上的荚果会逐渐地稀少下来，但绝不会轻易地退出舞台，它们就像众多的母亲一样，岁月可以让其年迈凋零，但守护家园的初心始终不改。我也想到了我的母亲。母亲常说：“你们都飞走了，老家不能荒在我手里。”她把老家看作她真正的家园，所以接她来我家住，往往不过一个星期就催我把她送回。在老家，她尽管年迈多病却壮心不已，修房补墙，开园种菜，操不尽的心干不完的活儿。从孝顺的角度说，这没有我作为儿子可炫耀的地方，但母亲身上那种勤劳坚韧、不服输的品质却像一盏温暖的明灯，照亮我前行的路。不错，这傲然于栾树上的荚果，让人想起母亲的坚韧，使我们抛弃冬天里的灰暗，去期许一个明媚的春天。

没说的，这些树木的红与黄让人沉醉，让人温暖，在这初冬里不由你不哼起一句歌词：“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散文·轻风物语

捡石头

□韩国强

从“千年道家风，一处山水魂”的老君山出发，来到神奇秀丽的栾川寨沟风景区。

寨沟的天是蓝的，远处的群山钻进白云间，耸立在绿浪滚滚的林海中，宛如巨型画卷，山幽林茂，清爽宜人，顿生一种“山幽水碧仙界景，瀑潭溪罅龛崖峰，凭他五岳归来客，到得寨沟亦动情”的快感。

看到这么美的风景，我草草地吃过晚饭，趁天还正亮，便来到与饭庄一路之隔的山沟旁，独自观沟观景。

这条50余米宽的山沟，看上去就像山体刚被爆破，滚落下来的石头散落遍地，可“哗哗”的流水声却冷冷作响，入耳动听，顺水声细查，原来是泉水从石缝里流出。这时，我突然触发兴趣来——捡石头。

我不顾弄脏衣服，趁有一坡，顺势下到山沟底部。深入沟底，与沟岸上所见到的景色迥然不同。翘起的大石头下，流水很急，清澈见底，凉气逼人。狭缝中大大小小的鹅卵石，让人目不暇接，个个都是那么美观。我不懂什么石头最好，但凡看见有花纹的石头都要冲洗来看看，乐此不疲地捡来放到一起。

半个小时过去了，广场篝火晚会试放音乐骤然响起。我下定决心要捡到一块让同伴们惊喜的石头。突然，一块白色晶莹剔透的石头映入眼帘。我惊讶得半张着嘴，轻轻拿起。更惊奇地发现石头的另一面呈现绿色的色彩。宝贝，一定是宝贝！渐渐地，天有些暗了，带着这块石头，寻找上路的沟坡。

“嘭嘭，嘭嘭……”一阵石头敲击声传入耳膜。哦，还有一位捡拾爱好者正在敲击所捡到的石块。“你好，捡多少了？”我上前打招呼。那人慢慢抬起头，是位女士。“你也喜欢捡石头？”“啊，我是第一次捡石头。”我说，并迫不及待地拿出刚捡到的那块石头让她欣赏。

“这块石头真不错，表面平滑细润，还夹杂着一些红色的条纹，背面还有绿色呢……”她爱不释手地看了好一会儿，说道。

接着，她让我看她捡的几块很普通的石头：“你看这块像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狗，这个像骏马奔腾，这个就像一幅纹理清晰的山水画。”原来，无生命的石头在她的眼里都生动起来，充满了灵性，说起每一块石头都如数家珍。

“久居平原，看到这满沟的石头，浅浅的泉水，真是欣

喜，仿佛回到了儿时的梦境。”她静静地说着，好像捡拾的是一种多年的夙愿。看来她是真的喜欢这些大自然的尤物，真的是懂得石头的行家。

篝火晚会的音乐再次响起，远方的山体渐渐模糊了，山林里不知什么鸟叫声让人脊背凉嗖嗖的。“走吧，天黑了。”我说。

燃起的篝火旁，大家圈成圈，手挽手，蹦着，跳着，唱着。忘记了工作上的劳累，忘记了忧愁和烦恼。我习惯性地拿起相机，跑进舞场内，啪啪连拍几张。

舞灯四射。无意中我发现旁边休息椅上静坐着一位女士，似乎有些面熟。原来，是那位捡石头的女士。游玩的同伴就她一个不上场，是不是她还在回想我捡到的那块石头？或因没捡到称心的石头而不快？其实我只是觉得那块石头与众不同，好看而已。其实真正懂石头的是这位女士啊！

想到这里，我从座位上迅速拿起刚捡到的石头，快步走到她跟前。“你好，这块石头送给你吧，我带回家也会扔在沓儿里。”“真的？这么好的石头送给我？”我看得出，她有些惊讶。

她小心翼翼地接过石头，有些激动。而我心里，既有对石头的怜惜，又有对石头找到好的归宿而高兴……

小小说·乡村纪事

“老洋马”卖菜记

□吴继红

“老洋马”大名杨月亮，因一身蛮力长胳膊长腿，形似原国营马场的进口马，人称“老洋马”。

农村人实在，那个年代不看重长相，女人骨架大好生养，力气大好干活儿。“老洋马”虽体格壮实，面色黧黑，年轻时却是“抢手货”——他们相中的都是“老洋马”的蛮力，张老蔫却是个例外。

张老蔫，大名张老妮，齿白唇红，性格好似大姑娘，却能写会算，心里亮堂。就拿当初追求“老洋马”来说吧！那么多的漂亮姑娘没看上，一眼相中了皮糙肉厚毫无美感的“老洋马”，不仅让许多姑娘大跌眼镜，就连“老洋马”自己也受宠若惊。张老蔫对人们的嗤笑不为所动，硬是力排众议把“老洋马”娶回了家。

结了婚，张老蔫享福，大家可是有目共睹的。农忙时节，“老洋马”率领三个女儿大日头地里挥汗如雨，连收带种，不指望张老蔫动一根手指头；再看人家张老蔫，说要复习考个公办教师，搬把老藤椅村口大杨树底下躺，地都没有下过一次。

最让男人们眼红的是，张老蔫公办教师没考上，每天一碗荷包蛋照样雷打不动；张老蔫平时爱打个牌、拉个弦子什么的，“老洋马”非但毫无怨言，还四里八村骑电车驮着他赶场子听戏，羡慕旁人。

张老蔫家的房子临街，早几年前，脑子灵活的他“老洋马”一合计，开了一家蔬菜超市，“老洋马”负责批发运输，他亲自执秤杆收钱算账。店面装修得洋气好看，称菜的时候秤杆子撇得老高，一斤菜顾客最多只能吃到八两。有时候蔬菜看着鲜净水灵，却是张老蔫提前喷了水，又偷偷加了一成重量。

刚开始生意兴隆，一段时间下来顾客越来越少。人都说张老蔫精似鬼，可他本以为菜店利润丰厚，算下来却是只赔不赚。

急坏了的张老蔫再也顾不得拉弦子唱戏，陪着笑脸每天站在店门口吆喝，可任他使尽了各种办法，超市的生意还是不见起色。

张老蔫起了一嘴泡，血压也开始升高。偏“老洋马”不会摆弄秤杆子，好在儿子自告奋勇掌了秤。张老蔫临去住院还是不放心：“老

洋马”干庄稼活儿中，哪是做生意的料啊！三个女儿好说歹说，张老蔫勉强住了一个月，一出院就赶紧住超市跑。

远远看到他家超市门口人山人海，张老蔫心里直打鼓。他挤进人群一看超市门口的告示牌，就觉得刚降下去的血压又开始升高：“日新蔬菜超市，买今天的送昨天的，天天都是新鲜菜。”这两个败家的，还不干赔了？

等他再悄悄地往秤上一瞄，立马觉得血压又高了几个汞柱：原来他调好的八两秤被“老洋马”调成了规规矩矩的一斤秤，秤足了再搭上两棵大葱，这个没心眼的臭婆娘还自作主张把顾客该付的零头三角以内的都给用了：这你一角他两角的加起来该是多少钱啊！

张老蔫想骂“老洋马”，张了张嘴没找到人，回过头一看，“老洋马”正拦住一位买菜的老太太：“大姐，这菜不新鲜了，我们自家留着吃，您要乐意要就免费赠送，您要看看那边刚进的……”

张老蔫平生第一次因为娶了老洋马开始后悔，不，简直是肠子都要悔青了！

一后悔的张老蔫，好不容易降下去的血压真的开始往上飙。好在儿子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他：“爹，你可回来了，你不在的这个月，我们净赚了3000块！还是俺娘有办法……”

张老蔫一听，蹿上去的血压开始往回落。

晚上躺到被窝里，张老蔫问“老洋马”用了什么法子，没曾想“老洋马”吭哧半天说了句文绉绉的话：“你一辈子总爱耍心眼，俺做生意没别的法子，靠的就是实诚！”

眼瞅着张老蔫要生气，“老洋马”赶紧接着说：“当初你条件那么好，为什么那么多漂亮姑娘都没当成你的媳妇，就俺当了你的媳妇？俺要是不实诚，你会愿意娶俺？”

看着一把年纪的“老洋马”此时一脸小女儿的娇羞和得意，张老蔫第一次瞪目结舌，愣了。



漯河晚报微信公众号